

怀念何泽慧先生 纪念何泽慧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姜鲁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00049)

在来到宇宙线研究室(现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之初,对何泽慧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个人威望早有耳闻,从当时的老同志那里也知道了一些她在推动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研究,发展高空气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直到 1986 年我有幸成为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才与她有了直接的接触,对她有了更多地了解。记得当初出于好奇,问过何先生,在大学是学物理的,为什么到德国学的是弹道学?她不假思索地说:“为什么?就是为了以后回国打击日本侵略者。”1988 年,在我到日本宇宙科学研究所学习工作前,到何先生办公室向她道别,也想听听她有什么嘱咐。何先生问我,出去后准备不准备回来?我说我只是出去学习,不会走的,她嘱咐我说,在国外要认真学习,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学习。后来联想到何先生早年出国学习,学有成就地回来报效祖国,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经历了国内动乱时期的冲击,仍在致力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她是真心爱国。

在何泽慧先生等科学家的推动下,高空科学气球第一期工程于 1979 年正式启动。从那时起,每年都要在野外进行气球试验和科学观测。在很长的时间里,何泽慧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到气球发放现场,亲自了解飞行和实验情况。在每年的气球飞行计划实施前,她都会了解有哪些实验和观测内容,当知道有新研制的气球或观测仪器进行飞行试验时,她必会到现场。高空气球飞行与观测具有一定的风险,新发展的气球和观测设备所面临的风险会更大一些。而越是遇到这样的机会,何先生越是不肯放过,她认为有风险,才有挑战,战胜挑战才能有发展。



图 1 何先生在高空气球发放车上(河北正定, 1997 年)

1987 年 9 月 19 日,高能所宇宙线室研制的气球乳胶室由一个 20 万立方米的高空气球携带升空,成功的在 38 km 的高度飞行了 18 小时,但实验舱在落地后遭到当地一些人的哄抢,球载实验设备被完全破坏。事后,何先生通过媒体呼吁全社会谴责这种愚昧野蛮行为,树立尊重科学、爱护国家财产的良好风尚,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高空气球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气球飞行的失败率较高,何先生在现场也目睹了多次的失败。每当遇到这种

情况,何先生从不指责大家,常常会幽默地说:看来我不该来,我不来,你们都成功了,我一来,你们就失败了。然后才是鼓励大家继续努力。飞行失败会使参加试验的人员感到沮丧,情绪低落,但经何先生这么一说,大家郁闷的心情立即得到了缓解。大家看到何先生在炎热的天气里也一直在试验场陪着大家,短则几小时,长则多半天,对于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已属不易,还能在这种氛围下以这种方式来宽慰大家,让大家感到了她的亲切,更增加了对她的崇敬。一般在有重要的气球试验或观测飞行时,参加实验的人都会有一种压力,如果有上级领导或重要人物到现场观看,大家的压力会更大。但何先生在场非但不会增加大家的思想负担,反而使大家愿意忙里偷闲和她聊上几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在大家的心目中,何先生已不只是一个有着崇高声望的物理学家了。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何先生到气球发放现场的次数也逐渐少了。但她还会经常向我询问高空气球的情况,比如技术上有什么进展,有什么困难,她能帮助做些什么,等等。1994年4月,为推进高空科学气球的发展,在高能所召开了高空气球工作与学术会议。在准备会议论文集时,孙阳芳提出请何先生为论文集题词,我让她去问问,但不能让何先生为难。没想到何先生欣然答应,写下了“祝我国的高空科学气球事业不断发展”的题词,并全程参加了会议。1997年,何泽慧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此之后与她的一次交谈中,她问到高空气球的经费情况,主动提出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她的这笔奖金。当时听到这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动、激动和不安,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感觉总是难以言表。

我在担任粒子天体中心主任期间,何泽慧先生曾多次主动地问及中心在科研上还有哪些困难,可以由她向上级部门反映。在征集了多方意见后,我



图2 何先生在高空气球发放现场(河北香河,1983年)

代表中心提出两点请求,一是加大对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设备和资金投入,以增强我国在宇宙线物理研究的综合实力;二是促进我国第一颗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尽快立项。2003年,何先生向高层有关领导提出了这两点提议,为这两件事后来的进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7年6月15日,为纪念何先生而命名的“慧眼”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于发射升空,目前已取得了多项重要观测成果,藉以告慰了何泽慧先生在天之灵。

